

台灣省壇俠人宗師松柏生珍品集

松柏生諧謔武俠系列



延边人民出版社

蚱蜢斗鸡公

〔台湾〕松柏生

上

台灣 松柏生 武術小說系列

蚱蜢斗鸡公

①

延邊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赵东寅

封面设计:郭羽丰

松柏生武侠小说系列

蚱蜢斗公鸡 (上下册)

(台湾) 松柏生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彩虹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52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 80599 - 717 - 9 / 1.249

印数: 1 - 15,080 册

定价 19.80 元



松柏生 台湾高雄人氏，长期以来专门从事以现代手法描写古代侠义志士，以处女作《绝代天骄》轰动台、港、澳地区，其风格独特，扣人心弦，将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举凡忠义、憨直、豪气、阴险……等，个个分明以精彩的侠义谐谑系列独开一派，又因本人风流倜傥，被读者视为现代武侠派的金庸，令老一辈武侠作括目相看，其作品销量和金先生的作品不相上下之分。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天下鲜事何其多 | (1) |
| 第二章 | 江湖路上遇红颜 | (30) |
| 第三章 | 是非善恶难分辨 | (58) |
| 第四章 | 意外艳福并非福 | (86) |
| 第五章 | 好头好面臭脚仓 | (114) |
| 第六章 | 万事半点不由人 | (141) |
| 第七章 | 大水冲倒龙王庙 | (165) |
| 第八章 | 香蕉皮很会整人 | (199) |
| 第九章 | 行船遇着对头风 | (219) |

目 录

第十章 干柴烈火难相容 (253)

第十一章 自古好事多折磨 (282)

第十二章 黄鹤楼上看翻船 (311)

第十三章 对头见面眼更红 (331)

第十四章 鬼使神差有奇遇 (365)

第十五章 八方风雨会华山 (389)

第十六章 有眼不识金镶王 (418)

第十七章 忙里偷情我最行 (447)

第十八章 奸巧之徒自绝路 (473)

第十章 干柴烈火难相容

神仙忧正把波波恨得要死，眼看着两次都快要成功，都被她捣乱。

“鬼丫头滚开。”

叱喝中，反手一抓，便向波波抓到。

波波身子一侧，斜斜地向外窜出老远，神仙忧一声怪笑，又转向蚱蜢扑去。

“蚱蜢，你还不快走。”

“波波咱们一道走。”

“不，你先走。”

“你保重啦，我搬救兵来。”

蚱蜢身形一起，向外逃开。

“小杂种，想走”？

神仙忧立刻随尾穷追，波波不敢怠慢，也跟了上来。

三人风旋是掣奔了一阵，不久，便成了神忧忧一人，向两人追来的局面。

蚱蜢和波波两个，拚命奔跑，天色渐渐亮了，还是无法将神仙抛下。

不管两人逃得怎样地快，神仙忧总是跟在身后六七尺处。

蚱蜢是越跑越气，口中不断地咒骂：

“操他娘的老杂种，跟在少爷我后面吃屁呀，等会少爷我

就放个炸弹屁，将你活活炸死。”

“好啊，小杂种，你放炸弹屁，老子就放原子屁，看谁的厉害。”

叫完，即“叭”地一声，放了个好大的屁。

“哎呀，你这个老杂种真放个原子屁，也不怕雷公打你。”

“老子这个原子屁都是那个鬼丫头气在怕，哇，这下舒服多了呀。”

“不要脸。”

“嘿……”

“波波，你若再不走，只怕连你也不放过了。”

“不，咱们在一块。”

斯时，神仙忧“呼”地一声扬起丝带，袭向蚱蜢背心，蚱蜢急忙运气相迎，紧跟着身子一伏，就势拉着波波向前滚出两丈开外，也不管神仙忧是否追到，反手就是两剑。

两剑刺出，忽觉身并没有人赶来，心下不禁大奇，身后波波却说：“你看，神仙老鬼在做什么？”

蚱蜢定睛看去，只见神仙忧站在两丈外，两眼发直动也不动。

“哇操，中邪了？”

此时天色微明，荒野寂寥，蚱蜢顺着神仙忧所望的方向看去。

晨雾蒙蒙。

什么东西也没有？

但看神仙忧的情形，又不像是在故作神秘，的确像是他看到了什么奇怪物事一样。

因此，连追袭蚱蜢，波波都弃之不顾，而眼睁睁地望着前方。

“哇操，难尖民前面还有比你更漂亮的查某？”

“天底下若有比本姑娘更漂亮的查某，那一定是狐狸精。”

“少臭美啦。”

蚱蜢说着，试拉着波波翻身而起，悄悄后退了两步，想引起了神仙忧的注意。

谁知，神仙忧非但不向他们两人追来，反倒向前踏出两步，紧跟着，又后退两步，回到原来的地方。

两眼仍是注视着对方，就好象一只狼一样，正在全心全意的戒备着。

蚱蜢仔细地朝他注视着方向，看了又看，实在看不出什么来。

只听到一阵“喳”的声音传来，也不知是什么东西？

其实在荒野之中，这种声音实在不算什么，不知为什么缘故，会此起神仙忧如此的紧张注意。

连神仙都要怕的人，难不成他也有怕的东西？

蚱蜢和波波二人，呆了半晌，又悄悄地退出好几步，神仙忧仍是不加理会。

波波将唇儿凑到蚱蜢的耳畔，悄声说：“这老鬼不知中了什么邪，咱们趁机溜栓了吧。”

蚱蜢见神仙忧脸上充满了紧张，神情怪异，究竟是什么东西，会使他如此紧张呢？

蚱蜢实在是想弄个明白。

虽然，他好奇心炽烈，却没有忘了眼前的危机，想了一

下，还是趁机离去的好。

于是，又悄悄退后丈许，拉着波波转过一个山顶，回头看书时，神仙忧仍然呆立不动。

“哇操，看那老魔中了什么邪……”

话声未了，忽然听见在里许以外的神仙忧，发出一声惊呼。

蚱蜢和波波吓了一跳，互望一眼，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

“蓬。”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说那神仙忧老鬼的武功，是不是一流的？”

“当然。”

“这就邪门了，他好象是碰以了比他本领更大的人哩。”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莫宰羊那是什么人。”

这时，神仙忧这边不断传出“轰”之声。

“哇操，有热闹好看，咱们快过去看看。”

“不干，刚离险地又要过去，不过，你若真想看，不如上高坡去，便可看清神仙忧在和谁动手了。”

两人身形齐动，上得一个高坡，向前一望，不禁失望透了。

天色仍是暗沉沉的，只听得石裂树断之声，但却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其中一个，是神仙忧已可肯定，另外一人，究竟是谁呢？

莫宰羊。

“哇，莫非是你师父来了？”

“不会是我师父。”

“哇，也许是天残叟那老鬼，或者正派中的人来了。”

“不像，这情形十分古怪。”

两人猜了一会，猜不出是谁来，又不敢冒险过去察看，便下了高坡，赶路去了。

此时天色大亮，旭日升起，分外显得美丽。

“我……我有话要说。”

“什么话？”

“我要到市走一趟，然后才回到中原……你……”

蚱蜢的意思是想问波波，愿不愿意和自己一道去？可是怕碰钉子，因此欲言又止。

怎知，蚱蜢却会错了意，以为蚱蜢又下了逐客令，要自己离去，眼眶儿一红，幽怨地说：“蚱蜢，你多保重，我要走了。”

“哇操，你要到哪里去？”

波波泫然欲涕，低下头去，说：

“我能到哪里去？世上我所亲近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你，一个是我师父，离开了你，我只好去找师父。”

虽然，师父他生性尖酸苛薄，从来不曾疼爱过我，但我想，跟着他，总比一个人流浪，忍受寂寞孤独的好……”

这些话真是楚楚动人，蚱蜢不由对她更加的怜惜。

“波波，你若喜欢就……”

才说了一半，波波已满脸喜色，抬起头来说：“就怎么样？”

话一出口，猛地想起自己是个女孩儿家，应当被动，不该

主动，不禁满脸泛红。

“如果你愿意，就跟我同行，一起到贡噶去。”

“愿意，愿意，当然愿意。”

“不过，我到贡噶办的事，你千万不要和别人讲起。”

“没问题，我把嘴封起来做哑巴。”

两人相互一笑，继续赶路。

寺庙，应该是清静庄严的地方。

但安霸县的人，提起“幽兰庵”，都会用奇异的口气去谈论。

尤其是那些汉子们，茶余饭后，或者三杯下肚，安霸县近郊的幽兰庵，就是他们津津乐道，百说不厌的话题。

幽兰庵是女尼修行的所在，按理，佛门静地，乏善可陈，然幽兰庵就不同了。

它给人们的印象，却是一个充满神秘性的地方，而神秘之中，带着一份奇异的香艳。

说起来，幽兰庵是个历尽沧桑的清规地。

自从十多年前，夷族和藏族的人，在隔县山顶“打冤家”，一打就是半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连带安霸县及附近的小村落。

老百姓为了逃战，四散奔逃，方圆百里之地，鸡犬不留，而幽兰庵也在那时候开始荒芜。

“打冤家”即是夷族人为了解决两族之间的纷争，便各集族人相斗。

当战乱平息，老百姓才各返家园，终于这儿又再兴旺起

来。

然而，幽兰庵却始终成了个荒凉地。

安霸县的人陆续重返家园之初，曾有人到过幽兰庵，见到有两个老尼的干尸，更说那些尸体全是赤裸的，似乎不再是清白之身。

直到半年前，忽然废置了十多年之久的幽兰庵，大兴土木地重新装修。

大夥都感到奇怪，后来他们询查之下，方知道城里一个汉人皮货商财主“赵成”，为给母亲祝寿，特地买了幽兰庵，重新整修，并请了一个老尼主持，以后家中大小法事，都会在这里举行。

可是，县里的人背后都这么窃窃私语，幽兰庵的女尼，在战火中，曾被番人们奸杀，佛门清规已破坏，不再是块净土。

就算重修幽兰庵，神灵仍是曾被泄渎，故而，大家对这座庵十分的轻蔑。

这天，县里一个猎户“李三”，肩上扛着一只鹿，神色苍白，一脸倦态，摇摇幌幌走入大街。

当他经过一家茶肆门口时，被茶肆伙计一把抓住，劈口就问：“李三，你怎么啦？脸色这样苍白，像死人似的。”

“毁了，我毁了，天底下居然有那么水的查某，我……”

污糟弟打量了李三一下，刹那间，他恍在大悟，以暧昧的口气说：

“好啊，上山打猎，哈，原来你这老小子打的是野凤，怪不得连走路摇摇幌幌，四肢无力了。”

“不，不是……”

“没这回事，我连碰也没碰她一下，可是，她实在太迷人了，我这辈子查某见过不少，从没见过那么……那么……唉，我也不会形容了，反正她走了之后，我熬不住那股欲火……只有……”

“打手枪，哈，怎么如此不中用吗？李三，手枪打多了，当心伤身呀”。

“什么骚婆娘令你连定力都没有了？哪一家的水堂的翠红？”

“屁，那婆娘跟她比呀，变成猪母呀。”

这时，在座的酒客眼睛突行盯着门口发直，只因门口走进一男一女，男的竖着蚱蜢头，女的长得娇艳明亮，两人真是金童玉女。

这两人不正是别人，正是蚱蜢和波波。

“有不有这小妞水啊。”

“这小妞是够水，但比起我心中的女神，又差多了。”

蚱蜢和波波听了，不由驻足看了李三一眼，然后走到桌旁坐了下来，但两人竖起耳朵，注意听他们的谈话。

只见李三的眼睛忽然又冒出光芒来，声音都兴奋地有点发抖：

“他妈的，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幽兰庵竟然有这么水的尼姑，连菩萨见了她，也会动心呀。”

“你妈妈的，李三，你这龟孙子想查某想疯了？什么查某不好想，居然想到那幽兰庵的尼姑来，别笑掉人家大黄牙呀。”

“我没骗你……”

“还说，那种出家人在木口木脸的，真是见了相吐，何况，

尼姑不在意庵里静修，还会满出乱跑？你这些鬼话谁信嘛？”

“真的，那尼姑是出来捡柴的，她见到我，吓得转身就跑，我可以发誓。”

李三非常认真的说，对着污糟弟发愿。

然而，污糟弟却始终无法相信。

“你这龟孙子，又不是一辈子没见过查某，与一个女秃尼打个照面，居然就熬不住了，那尼姑没穿衣服满山跑？”

此言一出，惹得食客哄堂大笑。

“她实在太惹人看了，你不相信，我和你幽兰庵悄悄偷看，只要你见到她，我保管我也熬不住。”

“鬼信。”

“你若不相信，我跟你赌一桌酒。”

这下也引起了蚱蜢和波波的好奇。

蚱蜢不相信，世上还有比波波漂亮的女人。

波波呢？

她是女人，当然心中多少会不高兴有别的女人，比自己漂亮，于是也想去看个究竟。

本来，污糟弟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李三的话，可是听他讲得那么认真，不由得心动了。

何况，幽兰庵从不容许人去，而庵中女尼深居简出，只偶尔见到一个老得几乎要掉牙的老恨，在清早于庵门打扫。

除此之外，就没见过其他女尼，大家连庵内到底有多少尼姑也弄不清楚。

寺庙不受善信香火，已经很奇怪。

如今李三居然说庵中有个美得连菩萨也动心的艳尼，污糟

弟再不相信也罢，却引起了无限的好奇心。

“好，我就跟你赌这一桌酒。”

“哇操，我也赌。”

“你们输定了。”

是夜。

明月才爬上，幽兰庵的外墙，就出现了四条黑影，不消说，这四个人就是蚱蜢，波波，李三和污糟弟。

“你们看，那边的围墙有条缝，我们到那边去。”

于是，四人就向另一边围墙掩去。

庵外的围墙，有一半是石的，但靠近后门的那一边，却是竹作墙，竹节与竹筒间的并事没有砖石盖的那么坚牢，反央明一条长的缝隙。

当他们来到竹围之下，四人很快地各自找到了可以偷望的缝隙，把眼睛凑近缝隙，庵里的情况，立即落入眼中。

庵里有灯火透着，显然，那些尼姑们还未休息，不过庵里却十分的安静，连一点声音也没有。

大概女尼们的晚课早已完毕，所以才没有诵经的声音。

四个人看了一会，仍然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见到一个女尼的影子。

“他奶奶的，这样的等，要等到什么时候？”

“拿点耐性出来，要看水查某，就得花功夫。”

“是啊，只要你看到了她，不出火才怪。”

污糟弟本来就不大相信李三的话，此时，正欲驳他，忽然，他从墙缝里见到，庵内的灯竟突然熄了。

“他娘的，白搭了。”

四个人的心同时的下沉，灯火熄了，就表示尼姑们休息了，尼姑若休息，也意味着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连李三也忍不住要开骂，不过，他的骂语还在舌头打滚时，忽然，院里出现一点亮光。

一个身穿白色缁衣，头上也带白布的女尼，提着一个灯笼，走出院子，似乎是巡视庵院的模样。

四人看见这个尼姑时，三个全身的血脉都亢张了，除了波波，波波也被惊住。

而蚱蜢和污糟弟二人，不用李三去证实，已经知道今夜希望窥到的，就是眼前这个尼姑。

李三的话，并没有一点夸张吹牛。

污糟弟和蚱蜢，第一眼见到女尼的容貌，就已魂飞色散。

女尼持着灯笼，脸朝向他们，灯火照落她的脸上，令他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晰。

眉是眉，眼是眼，樱红的唇，教人垂涎欲滴。

一对眼睛，虽然并不看着任何人，但那股眼神却充满了饥渴，媚得教任何男人都要向她投降。

若说波波是蔷薇，那这女尼是朵玫瑰，娇艳欲滴的红玫瑰。

“哇操，太帅了。”

波波听了，不但不生气，心中还有认同感。

这些还不是要命的，最要命的，乃是这女尼的身体，缁衣是十分宽大，但是雪白的缁衣是那么地薄，薄得轻轻地罩在她的身上。